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胡觀瀾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六

明　楊士奇等　撰

慎刑

宋太宗太平興國中詔羣臣言事知睦州桐廬縣刁衎

上諌曰刑書謂淫刑酷法非律文所載者望詔天下悉

禁止之廵檢使臣捕得盜賊亡卒並送本部法官訊鞫

無得擅加酷虐古者投姦凶於四裔今遠方囚人盡歸

京闕以配務役最非其宜且神臯勝地天子所居豈使流俗於此聚役自今外處罪人望勿許解送上京亦不留於諸務充役又禮曰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黄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自令御前不行决罰之刑殿前引見司鉗黥法具並赴御史臺廷尉之獄敕杖不以大小皆引赴御史廷尉京府或出中使或命法官具禮監科以重聖皇明刑慎法之意或有犯刼盜亡命罪重者刖足釘身國門布令此乃小民昧於刑憲逼於衣

食偶然為惡義不及他被其慘毒實傷風化亦望减除其法如此則人情不駭各固其生和氣無傷必臻上瑞

真宗咸平四年春旱判三司楊覃上言曰古之用刑皆避三統之月漢舊章斷獄報重盡三冬之月又唐太宗凡斷重刑日勅减膳徹樂今春物方盛時雨尚愆輦轂之下獄係甚繁望詔有司死罪未得論决俟雨降乃復常典仍望自令凡决重刑日依唐故事以彰至仁之德

五年通判蘄州錢易乞除非法之刑疏曰臣竊聞聖人

之為政也太上以仁其次以智仁智不行上下無信是以刑之設也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約禮從輕察罪肆赦聖人實有憫傷之心焉是以刑之用期於無刑爾非欲毒於民也凡考罪之獄則五辭五聽無有疑屈然後擇其時而行之古者痛其不可盡行乃施許贖之典則君之省刑愛民斷可知矣堯之時誅四罪止曰殛鯀於羽山竄三苗戮驩兜斬共工於其處然此四罪者皆殺戮滅絕之典也蓋堯之仁聖而四者雖凶尚惡言殺是

故國之重者莫先乎刑刑之傷者無至於殺乃修其法式以節其用刑不本於法則刑黷刑黷則法無據法無據則國政暴國政暴則臣不敢言臣不敢言則一人專善惡之心以制天下燭理不及則幾於亂矣秦任商鞅仁智不行而厚於法天欲喪秦而始皇復酷於民棄三代之法恣一時之威行肉刑族誅之例為秦民者皆寃之殘害父母之體令受苦痛一人有過而九族遭誅漢祖既入關蕭何以文無害居宰相故約秦之法為三章

文帝有德詔除肉刑此蓋秦漢是非明在簡策夫古之肉刑者劓椓黥刖之類然此刑者非死刑也以其身命尚存令受其刑後代尚以為虐而絕之死刑者有二焉大斬小絞絞者以首領猶全故分二等百代奉之以為常法有司承式罔敢增變竊見近代以來非法之刑不知建於何時本於何法律文不載無以證之亦累代法吏不敢言至於今日乃或行之劫殺人白日奪物背軍逃走與造惡逆者或時有非常之罪者不從法司所斷

皆支解臠割斷截首足坐釘立釘鈎背烙筋及諸雜受
刑者身見白骨而口眼之具猶動四體分落而呻痛之
聲未息置之闤闠以示徒衆四方之外長吏殘暴更加
增造取心活剥所不忍言十五年前杭州妖僧造變數
歲前蜀部兩回作亂事後多用此刑亦恐仁聖之朝不
能除之則永為訛法令蓋以已死之刑復加臠截斷割
此即古之五虐之刑不酷於今矣凡罪當死故重矣刑
止於殺則絞斬行焉而使先受苦痛臠截斷割然後就

刑然亦非欲黷於刑所貴誡於後人令無犯者臣淳化中寄居壽春縣見巡檢使生釘一賊而於集衆之際猶盜人物者此豈嚴刑可誡乎若使嚴刑可誡則秦之天下無一黔首為盜賊矣漢文措刑亦亂國矣三代以來當先刑矣齊之以刑亦不當言民免而無恥矣臣愚見以謂一人愛民民亦愛一人既愛於上則奉上而懼苟以嚴刑欲誡則懼未至而怨已深伏惟陛下仁理天下德感中外事天地如父母愛赤子如嬰孺僭偽悉蕩祥

瑞疊現古帝王不能行之者皆行之近代未復古者悉復之臣恐近代非法之刑非陛下能除之則後代相承益為常行矣臣又竊見唐文皇以人之五臟繫於背有罪者仍不行鞭背慮傷其命故於今稱善理天下能保社稷皆曰文皇放死罪四百令歸畢農然後就法至期而無一人不到者此豈在嚴也且近廣州僭稱帝號理廣以酷死於毒刑湯煎鋸解靡所不至廣民怨之立於刀刃今之史傳賤以尚刑太祖神德皇帝平之而絕其

法廣民於今歌頌鼓舞方保其生死亦無怨令或非法之刑不除亦恐政闕況割心刳脛獨夫受行之矣為萬古所笑今以此為刑臣耻之陛下亦必耻之非臣盡心報政孰肯言於陛下非陛下大聖仁慈孰能信臣而行之哉臣不勝深有所望乞自今後明下詔書斷天下非法之刑止存絞斬則仁政王道盡在此矣陛下從而行之則誅臣一身愚直之罪亦幸矣

真宗時殿中侍御史趙湘上奏曰聖王行法必順天道

漢制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此古之善政當舉行之且十二月為承天節萬方祝頌之時而大辟決斷如故況十一月一陽始出其氣尚微議獄緩刑所以助陽抑陰也望以十一月十二月內天下大辟未結正者更令詳覆已結正者未令決斷所在厚加矜恤掃除獄房供給飲食薪炭之屬防護無致他故情可憫者奏聽敕裁合依法者盡冬月乃斷在京大辟人既當春孟之月亦行慶施恵之時伏望萬機之暇臨軒躬覽情可憫者特從

末減亦所以布聖澤於無窮況愚民之抵罪未斷兩月亦非淹延若用刑順於隂陽則四時之氣和氣和則百穀豐實水旱不作矣

仁宗天聖四年刑部侍郎燕肅上奏曰臣切考唐大理卿胡演進月囚帳太宗曰其間有可矜者豈宜一以律斷因詔凡大辟罪令尚書九卿讞之又詔凡決死刑京師五覆奏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衆正觀四年斷死罪二十九開元二十五年斷五十八今天下生齒未加

於唐而天聖二年斷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視唐幾至百倍京師大辟雖待覆奏而州郡之獄有疑及情可憫者至上請而法守多所舉駁官吏率得不應奏之罪故皆增飾事狀移情就法失朝廷欽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議者必曰待報淹延臣則以為漢律皆以季秋論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決死刑未聞淹延以害漢唐之治也

仁宗時監察御史裏行包拯請令提刑親按罪人疏曰

臣伏見國家設按刑之司蓋慮郡縣長吏或不得人刑罰究濫俾之糾察而大獄出入未嘗按問細故增減即務舉劾是小過必察而大罪不訶何以副聖人欽恤之意哉今敢畧舉一二以明之臣昨任端州日獄中重囚七人具案已就適會提刑司廵歷將至聞其未斷即遷延引避又隣近春州禁勘罪人追捕甚衆縲繫二百餘日凡該大辟罪者四五人徒罪不少亦不聞提刑司推究淹延之狀洎轉運司取公案委官定奪果有失入死

罪等雖官吏悉行重典而死者不可復生竊恐天下刑
獄似此冤枉者至多雖前後累降詔勑丁寧罕或遵守
臣欲乞今後諸州凡勘大辟罪不以軍賊百姓五人已
上并出違日限者並委提刑司晝時親往審問决斷所
冀刑獄無或冤濫
知陝州吳育乞今後毋輕置詔獄疏曰臣聞先王凝旒
黈纊不欲聞見人之過失有犯典憲即屬之有司按文
處斷情可矜者猶或特從寛典如此則恩歸主上而法

在有司人被誅殛死亦無憾祖宗以來不許刑獄司狀外求罪是以人人自安近傳三司判官楊儀下獄自御史臺移勘都亭驛械縛過市萬目隨之咸共驚駭不測為何等大獄及文案具乃止坐請求常事非有枉法贓賄又傳所斷罪名法不至此而出朝廷特旨恐非恩歸主上法在有司之意也且儀身預朝行職居館閣任事省府使有大罪雖加誅斬自有憲章苟不然者一旦至此使士大夫不勝其辱下民輕視其上非所以養廉耻

示敦厚也自古刑獄滋彰之時誅家滅族寃枉大半大抵雷霆方振人莫敢言有司以深就深各圖自免或因而為利以希進取使君恩不得下達人情不得上通感傷至和灾變百出陛下為四海愛戴之主忽使道路之口紛紛竊議朝廷之士人人自寃此臣所以深為陛下痛惜之也若儀罪未斷臣不敢言今事已往且無救解之嫌止祈聖神此後詳審庶事毋輕置詔獄具案之上自非情涉巨蠹且從有司論讞不必法外重行如此足

以安人心靜風俗養廉耻召和平天下之幸也

知諫院司馬光上奏曰臣等伏聞皇城司親事官奏報有百姓殺人私用錢物休和事下開封府推鞫皆無事實欲勾元初廵察人照勘其皇城司庇護不肯交付臣等竊以祖宗開基之始人心未安恐有大姦隂謀無狀所以躬自選擇左右親信之人使之周流民間密行伺察當是之時萬一有挾私誣枉者則斧鉞隨之是以此屬皆知畏懼莫敢為非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

固人無異望世變風移宜有釐革而因循舊貫更成大弊乃至帝室姻親諸司倉庫悉委此屬撫其過失廣作威福公受貨賂所愛則雖有大惡掩而不問所憎則舉動語言皆見擿摭臣等常病國家擇天下賢才以為公卿百官而猶不可信顧任此廝役小人以為耳目豈足恃哉今乃妄執平民加之死罪使人幽縶囹圄横罹楚毒幸而不自誣服僅能辨明若更不聽有司詰問元初廵察之人少加懲戒臣恐此屬無復畏憚愈加恣横使

京師吏民無所措其手足此豈合祖宗之意哉伏望朝廷指揮皇城司令送元初巡察人下開封府推問本情或别有仇嫌或察訪鹵莽各隨其狀依法施行仍自今後永為定制庶可以塞欺罔之源絶侵寃之門以全國家至公之道

張方平上論曰臣伏以先帝勤恤有邦明慎庶獄故内制審刑之職以覆天下之辯外布提點刑獄之司受民詞牒使侵枉無辜之人有所訴告得察舉州縣二千石

巳下羣吏一道百城糾擿千里其選任甚重夫吏民之
訟州縣不得其情而能復於外臺者固鮮矣外臺不為
受則巳矣鄉鄙之民有能立於肺石者乎是故天下常
有冤人常有滯訟令之有是司是為民吏開取直之一
門矣豈非國家盡心於小大之獄者歟然令各所部廣
者至數十郡而按行封域不許分途故終歲廵歷不逾
一再窮乏之民投訟既不能遠就疑滯之繫有濫或不
能盡聞臣愚以為逐路可立廨於道里之中一人行一

人處行者察郡縣之治處者受吏民之訟使訟者有常適治者有所憚又臣比見州縣羣吏有以剛介忤長吏及為衆所惡忌者或以微犯下獄遂至非命臣愚以為應州縣吏抵罪而當繫鞫者本屬州郡列其犯狀以聞提點刑獄司本司攝取劾焉其應對辨者移州追遣夫官吏抵罪既非常有處者一人可以訊之矣或就繫者積三人以上即報白行者還同鞫焉如此則長吏雖有凶暴之人而下吏不罹枉濫之酷夫郡政之舒慘由長

吏之仁暴其有貪殘自用蔽昏昧理倚法以削恣情無憚則是流毒被境人孰敢遏雖有掾佐地卑而勢弱盖亦徒展螳蜋之臂雖有介貳事同而力亞孰肯輕犯豺狼之口故多容容自守循循引避不唱和者難矣能持執者鮮哉又況以中人而居下位罕不承風而迎意者也近如蘄州王蒙正之姦暴林宗言之侵辱其可知矣且宗言朝士蒙正員郎官叙固相亞埒守宰未為遠絶以地居控轄摧屈至然又況尊卑不侔位貌相邈者乎

死為宜矣故臣請官吏抵罪當繫者付提點之司劾焉則庶乎盡情僞之實免鍜鍊之枉誠用刑之一益也

方平又上論曰臣聞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刑者治之末路也然古帝明王所以輔德教非必刑人殺人剕刖人而後為刑也故舜稱臯陶曰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無刑民協於中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時乃功懋哉而臯陶歸美於帝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寛罰弗及嗣賞延於世宥過無

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於民心茲用不犯於有司此言君能以德撫民臣能將順其美乃大明服致時雍熈故至於無為而治也三代之王歷世治主孰不慎求理官之良以決刑法之平哉在周文王則曰罔攸兼於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武則蘇公式罰穆則甫侯訓刑西漢則釋之定國以寛平名於文宣之朝東都則郭躬陳寵以矜恕稱於明章之際凡人主存慮於欽恤則有司盡心於

讞當夫刑者有淫有濫有破家覆族人命之所繫可不重歟夫刑者有生有殺有亂邦危國主柄之所在可不慎歟未有不由寛慈恵和以得衆未有不由慘虐酷毒以失民立官選才蔽要處當兩造備具五辭簡孚小大之情鰥寡無蓋一成之法三尺具存而舞文巧詆之人曲致希合之吏猶或髙下其手輕重在心鉤摭鍜磨罔用靈制又況多張羅穽旁開謟獄理官不得而議廷臣不聞其辯事成近習之手法有二三之門哉是人主視

天下以私而大柄所以失於下亂所由生也漢唐之覆車軌迹猶在漢有亂政而立黄門北寺之獄唐有亂政而起神策北軍之獄二辟之興皆弊世也大凡强臣擅命女君臨朝率多作為刑獄以威制天下而官有二辟流虐尤甚濟其賊害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誣染善良屠陷吉士邪枉熾結寃横棼淪惟訐惟内惟貨惟來漢自黨事之起芟夷俊乂邦國殄瘁朝野分離泯泯板蕩而至顛亡唐自晚節雖將相大獄亦成於閽寺更復羅織

豪人没取財貨書云典獄非訖於威惟訖於富言當先絶乎賕賂也於後南北乖剌民庶怨愁陵遲鬱否以成危亂故知刑罰者人主大柄天下公器非所以假人者也法一傾而上下危矣我國家襲仁重熙明德慎罰震曜殺戮具嚴天威平康正直審用中典惟良折獄何擇非人慎測淺深之量必附寛平之比忠愛恩恵在人骨髓可謂祥刑寛法率乂無濫矣然頃歲王府鞫獄或以中人臨訊有司承旨頗復侵急於時識者懼履霜之漸

已有寒心者矣而陛下神斷英發天德剛健威福不假雷霆自然遠暨躬攬萬機首為辨洗斥遠招權之孽擯去陰佞之猾明明棐常白日開照可謂立法垂制之大智聰明敵武之英主哉臣愚伏願陛下顯示明制垂戒無窮俾刑罰之權非有司不得專無容自外干預庶屬于五極咸中有慶永貽百世監于我祥刑詩曰宜民宜人受禄于天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夫受天之休為民之福德之甚盛其惟慎刑乎

審刑院詳議官孫抃上奏曰臣聞書云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臣不肖親逢寛仁之主為執法吏輒原刑罰之本顧効愚忠惟陛下幸憐赦臣以畢其説竊惟前世肉刑之設斷肢體刻肌膚使終身不忘以至屨賤踊貴有鼻者醜刑罰之濫乃如此漢文感緹縈之意謂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行為善其道無由故於肉刑易之以鞭笞曰斬左指者笞五百劓者笞三百然已死而笞未止外有輕刑之譽内實殺之景帝益寛之僅有存者祖

宗覽既往之弊蠲除煩苛顧我細民愛同赤子始用折杖之法新天下之耳目兹蓋曠古聖賢思所未至一旦決而行之海隅元元如被父母之教恵澤之厚淪於骨髓矣陛下至明如日廣覆如天高拱法宮深惻民隱何嘗不伸勑羣吏親覽庶獄而疑讞屢報罔不蒙生歷代用刑未嘗如本朝之清宜乎天報之佳瑞錫以純嘏陛下方當隆盛之際未享繼嗣之慶者臣竊惑焉臣聞天地之性人為貴王者之治故當上調陰陽下順萬物一

蟲魚之細一草木之微不當其宜則執政者有罪焉耳況乎肖方圓之貌稟精粹之靈乎天其意者宦官太衆而陛下未悟也何者古者肉刑之一曰宫聖人除之所以重絶人之世今陛下不以為意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勦絶人理希望爵賞為門户之庇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未易具數夫有疾而夭者治世所羞況無疾乎有罪而宫者前王不忍況無罪乎臣又聞漢永平之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耳唐太宗定制無逾百

員臣不敢遠引漢唐取必於當世請以祖宗近事較之陛下試觀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衆寡之差不待臣言而陛下可見臣愚以為胎卵傷而鳳凰未至宦官盛而繼嗣未育伏望陛下順陽春施生之令濬發德音詔嚴廊大臣詳為條禁進獻為宦官者一切權罷罷進獻則不足任使臣謂非不足也弊在掌典他務之過也陛下若令宦者無領外事則雖多而不足如令專守中禁則雖少而有餘且宣傳聖旨分幹職任則有

外廷三班之臣在外何必區區於中人哉令三班使臣待闕都下率二三歲未能補吏至於出妻鬻子嗟怨道途和氣既傷廉隅都盡抑亦內臣侵牟員闕所致今既罷去進獻絕領他務姑可許養子得以為後但勿去其勢耳於內臣之計則不至傷息於陛下之私則不為害物若然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社稷之策無先於此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惟陛下留意中外不勝幸甚

侍御史趙忭乞釋傅卞罪狀曰臣伏見國子博士傅卞近因所乘馬驚逸衝冒禁衛係憲臺勘鞫法寺議讞竊緣卞經明行脩士礜推服令其所犯衆知詿誤書曰眚災肆赦易曰赦過宥罪此皆聖賢用忠恕之道以謂凡人孽非自作以過誤而獲累者則赦之而勿疑伏惟陛下至仁至聖堯舜其心凡百用刑必原情實臣愚欲乞聖旨指揮明卞之誤釋卞之罪申恩屈法則涵容光大之德日益隆盛也

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范鎮上奏曰臣等奏陳開封府勘到桑達公事不經本司引問便行處斷雖攀援近例即元無正條乞今後一切編勑施行令月十九日准密院劄子節文右開封府緣有上件體例所乞今後一依編勑施行已奉聖旨不行臣等未曉此理檢會開封府前後承受特旨勘鞫公事本非因聖意有所喜怒皆是府縣失職不能禁姦姦發之後尚未舉覺致煩聖聰旁加采聽正是其救過苟免之際然則結案之後一行密

問略辨白黒宜無所害何必深自蔽匿偷欲了當或内
懐不辜無所申吐恐此但可以成獄吏侮文之弊而未
足副朝廷恤刑之意也先帝聖徳仁明欽恤庶獄以京
師浩穣刑獄最繁故建設糾察一司令澄審真偽欲使
凡受罪者自以不寃從建置以來每有大辟倍加精密
此則先帝不敢兼於庶獄庶謹惟有司之任聖鑒卓然
與文王等矣若以奉聖旨并中書密院所勘公事即不
録問無乃非先帝之意亂有司之守大凡設法者必闗

盛衰以立制防因循以杜漸令既曲許聖旨中書密院所勘公事不復審察未見所以尊朝廷重刑罰之理而適足啟府縣弛慢不勤其職獄吏侵侮無所忌憚罪人銜寃不得告訴之弊此臣所不諭也又竊見朝廷舊法中外道制官府常守皆不許用例破條令或於四方承平之日京師取則之地刑獄極審之司人命至重之際特許隳條用例事理乖舛又臣所不諭也臣等蒙朝廷選委不敢不盡心誠望萬分有一可補聖政非欲採摭

錯失以為已能但先帝所謹者亦望陛下謹之刑不可濫弊不可啓條不可廢苛不可廣乞今後府司及左右軍巡大辟公事内雖係奉聖旨及中書密院勘送者案成之後一依編敕施行貴得允當

皇城邏卒吳清誣奏富民殺人鞫治無狀有司須清辨内侍主者不遣監察御史傅堯俞上奏曰近曽上言乞發遣親事官吳清等付開封府照證張文政公事至今未蒙施行臣竊思之深為不便豈有報人殺人不從對

辨獄詞未盡寃抑可虞固非陛下仁惻慎刑之素意也臣伏料陛下非惜此數人但欲知外事恐沮塞之令後不敢報耳以臣所見實爲未得若付之有司辨其是否而賞罰之則實事日聞於陛下維慮言者多耳儻但縱之使言一切不問則以睚結之者有罪不發以事忤之者無過被報雖刺告盈前於陛下何益適足以煩刑禁而揺善良之心况令吳清等事與前後不同本屬城南地分乃報城東公事事實當賞吳清等而罪城東探報

之人事虛則吳清等豈得免責苟罔辨是非蕩無拘檢
臣恐此曹過蒙優假因勢作威誣陷平民漸不可長必
有謂若沮此曹則陛下無由知外事者以此誤陛下幸
深思臣言則事理可見伏望早賜指揮䟎遣免致淹延
刑禁且長小人之權臣不任懇激之至
劉敞上奏曰臣伏以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
浩穰獄訟煩多創設糾察一司辨理徼枉澄審繆誤誠
不欲使吏得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寃有所告訴也伏

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因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刑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為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囚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寃之濫吏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於民心

判刑部李綖上言曰一歲之中死刑無慮二千餘夫風俗之薄無甚骨肉相殘衣食之窮莫急於盜賊今犯法者衆豈刑罰不足以止姦而教化未能導其為善歟願詔刑部類天下所斷大辟歲上朝廷以助觀省從之
神宗熈寧元年知審刑院蘇頌奏乞春夏不斷大辟疏曰臣伏思國家以仁恩被冒天下祖宗慎用刑辟陛下丕承謨烈憲章大備輕重得宜上自朝廷下及州縣遵守條詔無有違者雖杖笞之責不合法令未嘗輙行其

已斷之獄猶宜加審官司縱出者坐罰深故者或至廢黜而不用臣嘗謂自堯舜以來經史所著用刑詳慎未有及我朝之仁恕平允者也惟論決論辟猶不以時而議者未嘗及之誠恐亦為聖世當行之一事臣愚戇不識大體故敢以前古之說言之傳曰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三代之時春夏未嘗行誅殺也史載秦世四時行刑王莽盛夏殺人是皆譏其虐政也漢制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蓋不於陽盛之時勦絶生類所以協天意

助人情也東漢以後或行或否近世遂廢而不舉其說

蓋患囚繫之淹久耳臣以謂獄官案鞫苟有連逮不以

輕重追呼參驗動涉歲時未嘗以淹久故釋而不問也

臣愚欲望聖慈參酌古義采用周漢詔天下獄囚自非

惡逆以上決不待時外其餘衆罪並俟秋冬論決免當

温煦之日而有愁痛之聲亦足以成聖朝仁恩之美也

且無知之民輕犯刑綱殺之為可矜貸之為廢法萬一

待決踰時或遇恩降得從末減是陛下不廢法而全人

命者多矣恩威並行民知畏愛上當天心感召和氣誠太平之髙致也

二年樞密使呂公弼上奏曰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陛下亦以為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況堯舜尚用之此徒信古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帝感一婦人之言罷肉刑而天下歸仁逮今千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觀聽況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

用流以寛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扵流則五刑無所施焉

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

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審擇守臣宣布恵愛使民各

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

恐民心一駭而動後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

三年知陳州張方平上奏曰臣伏以國朝自祖宗以至

陛下積德累仁重用刑辟急深故之罪寛縱出之罰愛

育下民若保赤子致其忠愛可謂至矣近年監司之官

所在多起刑獄至於州郡常程公事方行推問未見情實或已經檢斷事理明白於法平允偶有所見愛惡異同即别差官置司推覆事本徽小張皇為大因縁騷擾株連枝蔓至有往還數千里勾追證佐盛暑嚴冬淹留牢禁其中有罪犯絶輕亦有無罪之人一身久繫家為破散瘐病饑寒愁痛無告及其結正亦有不移前案者推勘官承望其意巧文鍛鍊雖是平人亦須有虚妄為坐以一州一路為率至於天下銜寃抱枉感傷和氣災

害日生且獄者人命所係王者所當深重者也豈容官吏依勢作威事既自外專行朝廷亦無由知得臣到陳州方此親見自三月末赴本任至四月中所司呈公事一件稱有兵士指論冐請粮米事係是去年十二月狀自後行遣會問回報始足遂於四月十二日送司理院方行取勘文案未具當月十九日有轉運判官張次山到州點檢取索一宗狀詞將帶前去尋別差官置院推勘四月末所差官到院至九月初方始結絕歷一百二

十餘日前後所經禁繫近六十人往還三千餘里勾追照證炎暑之月係累道路自夏涉秋其間病患相繼亦有軍員枉遭刑禁及至斷遣並止杖罪推院繳送到所取款狀二千一百三十一張淨案六百七十張諸雜行遣照證文字三十五卷當時若自本州勘結不過十餘日可了其滋章為弊如此今又有百姓樊宗望公事已經本州奏斷近轉運副使李南公到州點檢取索上件公案將帶前去又已差官令置院推勘臣詳樊宗望公

事本州勘結頗已詳允具狀聞奏法寺定斷尋已准朝
旨斷放訖竊慮差官前來置院依前追擾淹延貧細之
民饑寒失所欲乞特下法寺取索上件公案看詳委有
情節不圓刑名差誤即乞別差官依公取勘施行緣此
置獄之弊事干天下伏乞朝廷特降約束諸路非奉朝
旨所置推院令推勘官候結案日具録監司所送公事
因由據到院出院月日但係勾追禁繫人數於在禁日
有無病患死亡所追干繫人州縣程途近逺及斷放刑

名開坐申中書送御史臺或法寺看詳事狀其有不當置院推鞫或淹延枝蔓枉繫無罪之人諸有非理伏乞議立條制頒下所冀上合聖朝重用刑辟之意感召和氣以正治體

十年監察御史裏行彭汝礪上奏曰臣聞人主之所宰制羣動百官萬民如馭一馬進退遠近無不在我非獨威福之效也而有德禮焉上下之道報施而已上施之以禮則下欲報之以禮上施之以德則下欲報之以德

其澤蓋非一世而已其遺波餘澤流溢漫衍及數十世而未已也朝廷數以疑似歲起詔獄卿士大夫慄然懷茍免之心是故夤緣飾虛辭以為容悅故外有事君之禮而內無事君之心造僞飾詐趨利亡耻其流及下浸不可止且古者於大臣其罪也甚章衍著明白尚欲遷就而為之辭況事或出於嫌惡而多在於疑似此不可不重也故詩曰伐木椅矣析薪杝矣木非不可伐然必椅之恐傷其性也薪之欲析必固杝之不欲逆其根

也彼於物如此而況於人乎彼於民如此而況於卿士大夫乎且夫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而勢非特萬鈞也大臣之生死貴賤在人主而已是至微賤令以雷霆之威萬鈞之勢震壓於至微賤之身而阻之以虎狼之吏罪之以秋毫之法又逼之以狴犴桎梏之具待之如此何所求而不得者夫漢唐之臣入嬰冠冕退就囹圄朝坐廟堂暮戮都市以令視之至有禮也自祖宗以來愛養卿士大夫甚厚天下化之皆肅然有尊尊貴貴之心

令近臣輕於陷法於是浸益陵夷矣臣聞之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方陛下操與奪抑揚之柄以御羣下必不為已甚然末流之敝恐有甚於漢唐者夫舜誅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刑罰雖盛世有不能無也至於以愛惡而議獄以疑似而論罪實非天下之所以望於陛下者

汝礪又上奏曰臣訪聞秦鳳路運判孫迥言熙河路結糴等事朝廷怒守臣輕為國費財為之置獄以迴使本

路使究其事聞自經略安撫轉運總管知州通判使臣等已替未替拘留被劾及下獄幾四五十人其他連累左證者數倍矣夫朝廷專使置獄又以本路職司主之此無求而不得然一方騷然矣臣聞之國中之事聽之於君軍中之事聽之於將為國計惟慎擇其人而已今置帥不善故事至此然方軍興士民冒矢鏑沐霜露出萬死一生之地其所往還非貪墨吏則屠沽小人非有廉節禮義之士措足於其間也利不厚不足以使之法

不寛不足以容之故為之帥者必縱弛繩墨不愛惜金帛然後使人死力其官府事素如此而以一旦密綱羅之萬一不勝矣聞朝廷初許結糴即與官員秀才約之又未嘗為定價則本路以與官員秀才又賤與之雖為有罪然未為亂法朝廷遂以此起獄故人不能無疑恨焉今六州之勢亦未定也勞者未息離散者未集哈瑪爾伺其左果莊窺其右蕃落雖有內向然猶首鼠兩端而營田事亦未就緒方當并謀合力以為經久計令以事

擾之臣恐邊臣掣肘無敢為之志而小人獸駭有不自安之心萬一敵人承上下之疑而以兵動恐所失不償於此矣陛下所以得熈河其費幾何其所用人幾何竭天下之力而得之為數萬已費之財易之盡天下之慮而得之為匹夫不審之言輕疑之何始予之重而終略之甚也事固起於不虞而禍生於人之所忽臣實為陛下重之閒結糴等錢稍見次序頤付有司許年歲收納如明入已者固不在赦其他些小違法事件伏望朝廷

寛貸以安窮邊吏民之心

汝礪又上奏曰臣檢會近開封府奏軍人張全為殺死阿蘇合處死者臣伏念祖宗恩德博厚法令簡寛其風議入人也深故有司詳閲案牘上下皆以矜慎為事每有一事可施議論反覆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四其言未甞不從厚至於大辟必甚無可奈何乃敢行其明慎用刑前代盖未有也令朝廷一日萬幾不及細務其原察情實必不能如有司之深盡其閲視案牘亦不能如有

司之詳其檢用條例必不能如有司之熟令有司皆以為不可殺朝廷必以為可殺是朝廷敢於殺人不敢於生人也朝廷好惡有司以為表其所行有司以為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令朝廷議刑欲重則有司皆將以深入為事其弊可立待夫朝廷所行則有司便據以為例昔者強盜不與謀者貸令殺之強盜殺人同行而不與聞知者貸令殺之自此殺人不可勝數矣於二聖好生之德其為累不淺豈可以不慎臣恭惟太皇太后陛

下皇帝陛下大仁普施兼並天地雖一草木螻蟻猶欲愛惜保全況人民哉伏望陛下茍有可生亦何所吝

元豐二年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權知徐州軍州事蘇軾狀奏曰臣聞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此漢之盛時宣帝之善政也朝

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可謂至矣因以掠笞死者法甚重惟病死者無法官吏上下莫有任其責者苟以時言上檢視無他故雖累百人不坐其飲食失時藥不當病而死者何可勝數若本罪應死猶不足深哀其以輕罪繫而死者與殺之何異積其寃痛足以感傷隂陽之和是以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曰獄者民命之所繫也比聞有司歲考天下之奏而瘐死者甚多竊懼乎獄吏與犯法者旁緣為姦檢視或有不明使吾元元

橫罹其害良可憫焉書不云乎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其具為令令後諸處軍巡州司理院所禁罪人一歲内在獄病死及兩人者推司獄子並從杖六十科罪每增一名加罪一等至杖一百止如係五縣以上州每院歲死及三人開封府府司軍巡院歲死及七人即依上項死兩人法科罪加等亦如之典獄之官推獄經兩犯即坐本官仍從違制失入其縣獄亦依上條若三萬户以上即依五縣以上州軍條其有養療不依條貫者自依

本法仍仰開封府及諸路提點刑獄每至歲終會聚死者之數以聞委中書門下點檢或死者過多官吏雖已行罰當議更加黜責行之未及數年而中外臣僚爭言其不便至熈寧四年十月二日中書劄子詳定編敕所狀令衆官叅詳獄囚不因病死及不給醫藥飲食以至非理慘虐或謀害致死自有逐一條貫及至捕賞格若實縁病死則非獄官之罪况有不幸遭遇瘴疫死者或衆而使獄官濫被黜罰未為允當今請只行舊條外其

上件獄因病死條貫更不行用奉聖旨依所申臣竊惟

治平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手詔乃陛下好生之德遠

同漢宣方當推之無窮而郡縣俗吏不能深曉聖意因

其小不通輒為駮議有司不能修其缺達其礙乃舉而

廢之豈不過甚矣哉臣愚以謂獄因病死使獄官坐之

誠為未安何者獄囚死生非人所能必責吏以其所不

能必吏且懼罪多方以求免囚小有疾則責保門留不

復療治苟無親屬與雖有而在遠者其捐瘠致死者必

甚在獄臣謹按周禮醫師歳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四為下臣愚欲乞軍巡院及天下州司理院各選差衙前一名醫人一名每縣各選差曹司一名醫人一名專掌醫療病囚不能更充他役以一周年為界量本州縣囚繫多少立定傭錢以免役寛剰錢或坊場錢充仍於三分中先給其一俟界滿比較除罪人拒捕及鬬致死者不計數外每十人失一以上為上等失二為中等失三為下等失

四以上為下下上等全支中等支二分下等不支下下
科罪自杖六十至杖一百止仍不分首從其上中等醫
人界滿頟再管勾者聽人給歷子以書等第若醫博士
助教有闕則比較累歲等第最優者補充如此則人人
用心若療治其家人緣此得活者必衆且人命至重朝
廷所甚惜而寛剩役錢與坊場錢所在山積其費甚微
而可以全活無辜之人至不可勝數感人心合天意無
善於此者矣獨有一弊若死者稍衆則所差衙前曹司

醫人與獄子同情使囚詐稱疾病以張人數臣以謂此法責罰不及獄官縣令則獄官縣令無緣肯與此等同情欺罔欲乞每有病囚令獄官縣令具保明以申州委監醫官及本轄干繫官吏覺察如詐稱病獄官縣令皆科六十分故失為公私罪伏望朝廷詳酌早賜施行

三年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復判河南文彦博奏乞恤刑疏曰臣切見近歲以來中外刑獄頗有枝蔓淹延大暑盛寒縲繫囹圄其間豈無寃滯感傷和氣朝廷每至盛

夏必行疎決或水旱為菑原減輕繫此聖慈欽恤之至也然守臣獄官鮮能上副陛下之意有傷仁厚之化夫刑者所以輔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三王任德不任刑以德為陽居大夏生成之時以刑為陰居大冬不用之處所施輕重居然可知臣不敢以經史遠事言之切以唐之憲宗號為中興任德任刑頗得其理嘗謂宰相曰于頔懷姦勸朕任刑欲朕失人心也且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人主而失人心邦本何由寧固臣以謂令

之牧守監司宜得明惠厚重之人宣布朝廷寛大之澤施愷悌之政變刻薄之風則太平之隆可垂拱而致

神宗時陳襄乞踈放秀越二獄干繫人狀曰臣伏見中書劄子差屯田郎中沈衡著作佐郎張載往秀越二州置司推勘祖無擇苗振公事風聞其間因緣作過及干連照證人數不少若依制勘條例並須逐一勾追證對圖結緣杭明二州去勘所各經數舍往來追攝不無搔動竊以朝廷詔獄本為守臣違越為害於民以此差官

取勘若令無辜干繫之人一例拘留對辨或因累被罪反為平人之害甚非陛下繩吏愛民之意欲乞特降指揮下逐處勘官只令取勘祖無擇苗振及現禁作過情理切害之人所犯重罪依例追呼照證結絶以申懲誡外其餘罪輕不坐與應係干證之人如已勾追即晝時取狀疎放其未勾追者並免追究及雖有小可罪愆本州作過因被連累之人亦乞出自聖慈特與推恩矜放更不具案圎結施行所貴不至滋蔓淹延别致騷擾

蘇軾下御史獄勢危甚無敢救者直舍人院王安禮從容言於上曰自古大度之主不以言語罪人軾以才自奮謂爵位可立取顧碌碌如此其心不能無觖望今一旦致於理恐後世謂陛下不能容才帝曰朕固不深譴也行為卿貰之卿第去勿漏言軾方賈怨於衆恐言者緣以害卿也

金君卿上奏曰臣竊見天下州郡奏案繁多獄訟未甚衰息以至炎荒之地方盛暑時留獄待報者不以歲月

淹徊寢羅愁苦戾氣之作未必不由此也伏惟陛下祇
繩祖武守之以仁網舉綱踈思致刑措而郡縣之吏将
何以稱陛下欽恤之意臣竊詳新降編勑條貫內有奏
聽勑裁勘罪聞奏禁奏取裁當行極斷決配之類不一
摠七十條件除大辟外流徒杖罪者甚衆皆須奏取朝
旨且凡百獄訟自縣至郡鉤連案驗逮其獄成已有日
矣以至奏而得報雖近地州軍亦須半年已上況州廣
遠處以至法寺案牘填委曾無虛日其間甚有事極細

微可以原情麗事寘之中典不須奏請者不惟朝廷大政幾務要多滋事叢脞有煩聖慮況復盛夏恤刑之際龘此囚繫動經歲時深可矜惻為州郡者雖有皐蘇之明而欲奉行寛大之詔以推廣陛下好生之德使不留獄其可得乎臣今愚見欲望聖慈特降勅旨擇臺諫名臣與法寺審刑院將編勅内該論奏條件詳議除命官犯罪及疑獄成大辟情理可憫者依舊奏聽勅裁外其餘參酌輕重不須論奏者立定刑名使郡府遵行無使

碎獄繁文盡闕盱食之慮抑又令犯禁之民知有定憲

萬遠方盛暑之際無復留繫庶幾刑清訟簡以迎和氣

之應臣言固陋不足以上裨仁化無任俯伏待罪戰汗

屏營之至

哲宗元祐元年右正言朱光庭奏乞罷大理獄曰臣聞

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恭以陛下上契天

心下符人意凡一舉動莫非順理刑罰之清萬民之服

適當今日竊聞詔委御史中丞劉摯右諫議大夫孫覺

看詳大理獄探報不當事有以見陛下寛仁之盛德其大理獄從而可廢伏縁治獄自有開封府御史臺安用更致此獄且獄名不一非治世之美事又帝居之側豈當致獄之地凡為人臣者不務崇理義以輔太平而乃長刑罰以虧仁德不忠莫大焉臣竊見刑部侍郎崔台符户部侍郎楊汲務為刻薄致位高顯久任大理官捻為刑罰虧仁德之事乃不忠之臣也臣欲乞罷大理獄并黜崔台符楊汲刻薄不忠之臣於外俾天下知聖人

唯尚仁德以化民則刑罰愈清而萬民咸服矣

五年給事中范祖禹乞復降詔恤刑狀曰臣近准中書

省録黄節文尚書省檢准元祐勑諸獄暑月五日一次

湯刷枷杻其罪人以時沐浴五月二十五日奉聖旨令

刑部遍下諸路開封府界今後每歲暑月依上條施行

者臣檢會祖宗舊制每歲冬夏降詔恤刑自太宗皇帝

雍熙三年以來累聖遵行未之有改至熙寧三年編修

中書條例所奏委逐路提點刑獄司每歲於四月十月

檢舉牒逐州長吏訖奏臣竊惟祖宗欽恤庶獄特從朝廷降詔蓋當盛暑大冬之月使溥天之下至於海隅徤牢囹圄之中皆知聖主深居九重而憫念及之此所以為仁恩也今令刑部遍下諸路雖重於提刑司檢舉然州縣奉承宣布及書之史冊猶未若恤刑之詔臣竊惜之欲乞依祖宗舊制令學士院每歲冬夏降詔仍自今年十月為始以副陛下仁恤刑獄之意

祖禹又乞踈決劄子曰臣伏見陛下以久旱踈決在京

及三京繫囚聖心焦勞欽恤庶獄祖宗以來赦過宥罪多蒙嘉應然今溥天不雨旱災甚廣恐刑獄冤滯以傷和氣者不止於四京臣願陛下因推恵澤以及四方詔諸路轉運提刑司官疾速分詣所屬州縣引問見禁罪人疎理決遣仍先徧行指揮疾速結絶無令淹延深戒官吏務察冤枉使朝廷徳意及遠感動人心庶可消弭

大畧

祖禹為右諫議大夫又乞寛刑疏曰臣伏見蔡確已責

降英州别駕新安置臣知陛下宸謀遠慮斷在不疑除去大姦實為宗廟社稷之計非以陛下一心私喜怒也忍於一人所以不忍於天下之人不愛一人所以愛天下之人也然確以凶德叨竊相位作威作福欺罔先帝屢起大獄排陷善良故聞確名者無不震畏以朝廷名器為己私物市恩結黨故貪利之士多為確用令佐佑確者不過懷其舊恩嘗與之相濟為惡或畏其復起不敢結怨不然則所見偏謬謂確以詩得罪欲薄其責不

出此三者而已臣聞帝堯刑一人而天下服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古之明王征討叛逆亦不過誅其元惡餘皆赦而不問使之自新若窮治支黨滋蔓不已懼罪者衆則人情不安必有過刑濫及無辜此先王所深戒也夫聖人之道不過中天下之事不可極意一時極意後必有悔用刑寧失之於寛不可失之於急寧失之於略不可失之於詳自乾興貶丁謂以來不竄逐大臣六十餘年今已用大刑四方聞之無不震聳然人無愚智

皆以確之得罪為當更有驚駭物聽且丁謂見在相位故朝廷有黨不可不黜然而章獻明肅太后仁宗既黜謂黨即下詔曰內外臣僚凡與謂往還者一切不問所以安人情也今確已罷相數年陛下所用多非確黨其有素懷姦心為衆所知者固不逃於聖鑒自餘偏見異論者若皆以為黨確而逐之臣恐刑罰之失中人情之不安也又確已投荒裔不憂不死小人破膽不憂不慴惟當選用忠良力行仁義繼之以善政而已若因一凶

人延及士大夫相繼黜逐不已則人情震動不安方今
朝廷唯宜安靜臣顧陛下天地之德包含隱忍容養羣
臣不責其全俟有顯過黜逐未晚臣受恩深厚不同他
人苟有益於國家不敢隱情臣無任恐懼之至
紹聖元年祖禹知陜州又論卹刑疏曰臣竊以先王欽
恤庶獄務在於寛刑期無刑蓋非得已國家一祖五宗
以聖繼聖以仁繼仁哀矜於民率用中典此所以祈天
永命垂百三十年太平之本也臣伏覩陛下聖性仁厚

有堯舜成康之質比聞有司奏獄多務從寛臣頗陛下長守此意操之勿失有勸陛下嚴刑峻法以威肅四方者宜拒而勿聽陛下為民父母海内皆赤子也人君之勢其尊如天其不測如神誰敢不畏何患威之不立而必嚴刑以肅之惟陛下聖意專主於寛仁如天地之涵養萬物則刑罰庶可清省矣臣久侍經幄無所禆補今將遠違左右思所以助陛下施陰德益福祚結人心者莫先於此故不敢不言伏望陛下深留聖心天下幸甚

三年監察御史蔡蹈論監設獄中使不當受大理因訴疏曰臣近者竊聞敕遣中使鄭舉詣大理寺設獄因有對舉聲寃者舉輙受其訴甚駭衆聽臣伏見大理獄朝廷所重非刑部御史臺不得詳覆糾察而監設使臣本無省獄之命而敢聽其辭生事犯分莫此為甚臣嘗覩大中祥符詔書曰比來内臣將命出外如聞有收受牒訴恐緣致枉抑自今宜切禁止違者重論之臣竊聞祖宗之意防微杜漸可謂明且遠矣臣愚欲望陛下少加

聖慮特降睿旨下大理寺根問施行庶使使命小臣知所禁戒不敢因縁生事

哲宗時陳次升奏乞立限疎決䟽曰臣恭惟祖宗以來至仁之政敷錫庶民好生之德哀矜庶獄方夏之祈暑冬之祈寒禁刑慮有淹延繫囚困苦故立斷絶之法熙寧間又令刑法官吏並赴中書省勒宿立限斷案中書得案即降指揮頃刻無留人實被賜自後因縁刑寺申請刑法官斷絶之名而實患不及於囹圄殊失祖宗立

法之意臣欲乞睿旨令刑部及朝省並立定日限所責

繫囚不致留滯庶仁德誕敷於幽隱

次升又論皇城司獄疏曰臣竊以掖廷之獄事干宮禁

自来多用內臣專治不無寃抑如聞皇城司令者置獄

陛下至仁惻怛慮及非辜特差外官雜治要盡至公雖

虞舜好生之德無以加此然而刑禁之下五木所加何

求而不得若不盡心輙有覬望必致枉濫欲乞聖慈嚴

勅推鞫之官宜加審克務令平允庶使獄成之後適輕

適重各得其實罪當其情亦所以彰陛下哀矜庶獄明慎用刑之意也

尚書右僕射范純仁論誅蔡確當與師臣商量疏曰臣之愚心雖知蔡確衆議不容復憂聖政或有所虧蓋陛下臨御以來政化清明如青天白日無輕氛薄翳道德純備如精金美玉無纖瑕小疵令以一蔡確之故煩朝廷行稀闊之刑天下久安人所罕見必生疑駭復恐貽之將來垂之史策薄有擬議則於聖德神功深為可惜

在臣負恩竊位罪不容誅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至於父母親置於必死之地則却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陛下保完社稷之心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而微臣愛惜陛下聖政之誠亦應陛下可察不避一身之萬死而展補報之愚忠惟頋睿慈曲加詳處所有再行重責伏乞付與師臣已下商量所貴責歸臣佐不累聖明臣無任愛君激切之至

殿中侍御史呂陶上奏曰臣伏以聖人之政以慎刑為

本王者之居以施德為先故於聽斷尤務欽恤設官創局深有意謂敢緣因革之理輙議防制之宜謹具條奏

一京師之獄自開封府御史臺大理寺諸寺監開祥二縣并尉司左右外廂馬步等軍司三排岸以至臨時詔獄及畫監夜禁等無慮二十餘處祖宗以来雖極詳慎然猶恐有司失實而寃者無告故祥符中詔置糾察一司以統制之如諸路之有提刑諸縣之有提點也特重其職不領他務得以專意

於決訟報囚之事其訪問則無賓客之禁其巡省則無冬夏之限耳之所聞惟求冤抑目之所見惟審憸暴刺伺防檢深得其要凡大辟獄具本處先已錄問乃申糾察司差官審之儻有疑慮並許駁勘或留繫之淹久或處決之過濫大則條奏辯明小則移文戒督而又廣闢治舍標榜其門被枉之人知所赴訴玩法之吏不肆姦欺明慎哀矜於斯至矣近歲罷歸刑部謂之糾察案止以胥吏三人

主行其事諸處申到大辟文案亦委郎官一員與吏部所差之官同慮不過引因讀示再取伏辯而已其名雖存其實已廢縁刑部主天下獄訟簿書文牘紛委目前雖彊明幹濟之才日力亦有不給所以在京諸處刑獄無復糾正而察檢之又況省部深遠細民容有不知者豈能皆詣長貳求以自直臣恐大衆所聚之地或陷非辜而無以伸其痛恨矣臣愚謂宜復置糾察在京刑獄司庶協先王

閲實之意以廣陛下好生之德

一本朝以来大理寺主斷天下奏獄而刑部覆之故

大理有詳斷官刑部有詳覆官淳化中因蕭氏之

訟論决非當朝廷慮庶獄之不慎始置審刑院於

中書之側以侍從領其事設屬四員稍增為六謂

之詳議官蓋議其當否而後行也當時既有尚書

刑部而又置院者何哉蓋以刑部受冤辭主雪正

大理審刑之失當者不可亦與斷獄之事也斷以

一司審以一司雪以一司前後相承上下相制所主不同各得盡其心而舉其職所以極慎重之意元豐三年始罷審刑院為刑部詳議司雖移其名而職任亦不改舊官制既行乃以詳議一司歸於大理改詳斷為評事改評議為丞案牘上刑部勘當而施行焉自此刑部始與斷案之事大理刑部責任既同皆為法守讞議既定一成不變或訴理不當則又委刑部受而治之果涉枉撓理當辯正

其刑部元斷之官亦須開説合行取旨初則自斷
中則自雪終則自劾盖非人情之所宜萬一主者
護短遂非則理訴之人何以伸其枉臣愚謂宜復
置審刑院以中書押刑案舍人一員主之以大理
丞六員為詳議官領職如故其刑部以侍郎一員
専掌理雪及餘職事則上順治體下協典故謹録
奏聞乞指揮稽考故事參酌施行
陶又上奏曰臣伏以都城之廣萬衆所聚姦偽百出刑

訟實繁推劾聽斷尤宜詳慎朝廷欽恤之意防禁最密
每開封府大辟獄具本處既已錄問則申刑部請覆其
實刑部乃關吏部差官同慮謂之審問因無翻異則論
決如律事有可疑則移治他司盖所以察寃濫而重人
命也安可狥一巳之私見而欲他人之必死乎臣伏見
開封府勘小阿賈殺人公事吏部差劉斐審問斐看詳
案卷稱是情節可疑遂疏述不圓七事申刑部乞行會
問續據本府回報三事並是誤供又據劉斐續條陳案

節不圓一十二項其刑部既見劉斐所申如此亦慮阿
賈之情或涉寃枉遂付大理再推庶得其實即於格法
未見違戾而知府蔡京輙有論奏謂阿賈大情已正便
當處死劉斐不合疏駮刑部不當移推皆宜論罪其徇
情好勝逞威犯分不顧義理一至於此且人命至重死
不復生小節既是未圓大情容有不實若便將阿賈處
死則是大辟罪人不須再行審問五木之下枉殺必多
況朝廷立法極從仁愛天下死罪稍涉疑慮可憫並須

奏聽勅裁多蒙寛貸豈有不容問難便欲行刑又縁録
問條制令移司勘逐者並指定不圓事節回牒本處令
劉斐既疏述一十九事皆是不圓刑部須至重勘若阿
買果不行究則京顯有殘忍鍛鍊失入之罪或阿買委
是正賊則京猶有鹵莽判押不職之愆生殺之端斐皆
無過若萬一朝廷聽其妄奏加罪於斐則向去審問之
官率皆畏避不敢伸陳被刑之人多負抑屈無所赴愬
況尚書刑部主天下獄訟兼糺察在京刑獄之職可以

統轄開封按劾其罪令既舉職事反為開封所按則上下之分顛倒錯亂非所以尊朝廷風四方之意又緣京知府以來殊無治迹聽獄斷罪失繆極多於叚繼隆之事則親書塗抹放縱冒法責官之人於僧恵信之事則遂非妄奏曲庇重禄受賕之吏方當至公之朝宜檢舉京前後過惡重行黜降令既未正其罪又差知真定府兼安撫使考之公論殊未為允伏請寢罷新命候大理結正小阿賈等公事三件了日别取朝廷指揮

時刑部讞囚宰執論殺之有司以為可生不奉詔左諫議大夫鄭雍上言曰是固可罪然究其用心在於廣好生之德耳若遽以為罪臣恐鄰於嗜殺令使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仁恩德意不及於天下而況反是者哉哲宗嘉納囚遂得生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　瓊

編　修臣裴　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劉宗望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七

明 楊士奇等 撰

慎刑

宋徽宗政和中刑部尚書慕容彦逢上奏曰伏覩皇帝陛下矜憫庶獄制為病囚檢察之法以謂愚民犯法雖繫留訊治邦有常憲於其疾也飲食醫藥視之猶赤子也臣等尚慮當職官吏不能深體德意欲望聖慈令諸

路提點刑獄司歲終會州縣病囚損失分數除依條科罪外取一路最多最少各一處保明以聞特降詔旨賞罰庶幾知所勸沮以副陛下好生之德

彦逢又上奏曰恭惟皇帝陛下躬建皇極心澄化源德駿業隆超冠古昔甚盛之舉不可一二數皆彰明較著埀休無窮上帝博臨珍祥紹至方將坐陽館而頒治登介丘以告成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薄海內外歡欣交通如在一堂之上宜其民罔犯法而秋官以廷無留讞稱

慶於朝矧天寧密邇蒐講盛儀百辟奉觴異邦款塞於焉刑措孰不歸仁臣等備數典司獲與擊壌之民上祝億萬歳無疆之壽不勝懽欣鼔舞之至

徽宗時中旨鞫亭澤村民謀逆知開封府范純禮審其故上言曰此民入戲場觀優歸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為匠所擒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為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

下刑憲不濫足以為訓爾徽宗從之
陳瓘進故事曰昔審刑院斷絶公案仁宗喜曰天下至
廣而斷刑若此有以知刑訟之至簡有司無稽遲也乃
下詔奬法官而付其事於史官
臣竊見元豐中開封府獄空神考大喜擢知開封
府王安禮為尚書右丞下至胥吏悉獲賚賞自是
而後內外有司皆以獄空為悅蓋仁祖以訟簡賞
法官而神考以獄空擢府尹所以示仁民之意一

也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為竒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謂祖宗不以刑威懼民蓋有得於老子云

璀又言改正訴理事乞正肴詳官蹇序辰安惇典刑奏狀曰臣聞周公作立政戒成王曰其勿誤於庶獄庶慎蓋雖成周之盛時亦以誤獄為戒神考熙寧詔曰獄訟非其情𡚁蓋恐天下治獄之吏有飾辭鍛鍊之失也夫周公之於庶獄戒其有誤神考之於獄訟慮失其情先聖後聖豈異

意哉臣伏見元符三年六月十八日勑看詳訴理所改正過元祐訴理之人依元符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指揮外其後來接續奏降指揮更不施行其已施行者並依今來指揮除言語不順別作一項外蒙改正者七百餘人其所洗滌可謂衆矣無罪者既蒙洗滌則看詳之官如蹇序辰安惇者安可以不加罪乎謹按惇奏曰凡得罪於元豐之間者若特出睿斷以勸沮天下則人臣不當輒為理雪或經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上下方敢施行未審當時有司

如何理雪臣竊謂鞫獄斷罪而使情法相當若非臯陶作士不能如是周公之戒其有誤神考之慮其非情者正恐情法不能相當故也今曰有司勘斷必是情法相當如此則是元豐之時九州内外為有司者皆臯陶也其為謟誑不亦甚乎且元符有司即元豐有司也去年鄒浩之獄在京及新州所連逮者凡數百人按法定罪則浩為厚誣君父其黨為同惡相濟若言其情則浩為盡忠於朝其黨為厚於親戚朋友其情如此而用法如彼可以謂之相當乎

安惇官為執法職在獻替尚且率其僚屬共為誣陷而乃謂元豐有司所勘斷者能使人人情法相當此可以欺天下乎又如司馬光宣訓之語究治劉摯等事或緣凶悖之意或以姦逆之謀按法定罪則幾至赤族若論其情則盡出誣罔然則元符大臣致人以罪情法相違尚乃如此而謂元豐有司能使情法相當孰敢以為然乎如曰出於睿斷以示勸沮臣下不當輒為理雪以理觀之亦未然也臣請以近事明之熙寧元豐舊例開封

府公事或情輕法重或情重法輕則貼例取旨或封入
請寶臨時輕重皆出睿斷自元祐以來知開封府臣僚
請改舊法不復貼例喜怒任情高下其手請寶得旨之
事雖經睿斷而故失出入實由開封如此之類若復申
明改正又何累聖人之勸沮乎又有司所勘公事依例
差官録問有國以來未之改也自紹聖四年正月以後
開封府所勘公事一面畫旨直行奏斷更不録問銜寃
之人或有枉横既無覆審何由自達雖緣本府取旨事

經審斷而請不録問者實由有司如此之類若復申明改正又何累聖人之勸沮乎先帝知其然也於是改此二法請實公事依舊貼例而直行奏斷者依舊録問自此而後開封不敢越例而有請罪人得因審覆而自訴方此二法未改之時開封公事勘斷有失孰敢以為審斷之誤乎蓋人主變通之道無所膠執事有未便改之而已昔雖未改今亦當改此乃今昔相承之道前作後述之理是以復行審問再行貼例則是哲宗之所自改

也召還鄒浩叙復光摯則是先朝之所欲改而今日之所當述也善繼祖宗之緒共述一家之美亦何先後彼此之間乎以今視昔則元豐應世之事或因或改皆聖人之迹耳迹不可泥何獨有司勘斷之事而必欲保其無誤哉為此說者不過欲讃譽元豐而自以為盡忠於神考耳神考盛德大業高厚如天地光明如日月非凡愚譏讃所能加損況其所讃譽者元豐有司而已豈不陋哉傳曰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武王之孝也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孟莊子之孝也若以孟莊子為法則是元豐之事皆不可改非特訴理而已若以武王善述為心而不泥聖人已陳之迹則改正看詳訴理之事可謂合於公議矣褰序辰安惇受大臣諷諭意有所在因謂訴理之事形迹先朝必須如此施行方名繼述之義遂使朝廷紛紛之事不已考之公議合正典刑伏望聖慈特示威斷

高宗時張浚上議刑罰狀曰臣竊見前此為帥者皆謂

嚴刑重罰可以整治軍旅不察其情不原其心故刑不當罪多怨怒而深恨之者方平居無事時雖上下相制不敢犯分然而人心已離矣一旦有警誰與效命不測之變殆將由是而生焉庸將鮮知此理嗚呼人心不可輕失豈特為將者然哉為人上者儻不思所以正心脩身事每謹微一失其心不可追悔也

周林奏推司不得與法司議事劄子曰虞舜恤刑文王慎獄陛下用舜文之心賜哀矜之治遣平反之使議殿

最之法可謂至矣然而州郡之間刑獄之地尚有循習舊態因仍故事為民大害未能仰稱天地寛厚之徳臣竊惜之獄司推鞫法司檢斷各有司存所以防姦也然而推鞫之吏獄案未成先與法吏議其曲折若非欵狀顯然如法吏之意則謂難以出手故於結案之時不無高下遷就非本情去處臣頗嚴立法禁推司公事未曾結案之前不得輙與法司商議重立賞格許人首告臣又見獄吏慘刻動以縲紲捶楚為能常在圜扉毒猶不

廣至於使之預追呼之事則虎而翼矣出入閭里既無忌憚罪無輕重理無曲直例遭侵鑠每見獄卒追呼必持縲索挾鐐械攜杖箠以示威力用求賄賂且以一夫犯刑干證之人多或數十少或三四一概被毒無得免者又以入獄之後捶楚為戒無敢告訴故其追呼擾民之患尤非其他走吏之比臣欲令州郡追呼赴獄之人在州則付廂界在縣則委令佐遣詣郡治然後付之獄司庶幾獄吏不能為惡於囹圄之外上廣陛下愛惜黎

元之意如臣言可採即乞付有司立法施行

林又奏疑獄劄子曰書載帝舜之德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國家勅令亦以失入之罪為重於失出先聖後聖用心仁恕其實一也竊見諸路疑獄不應奏而奏者未免科罪之大理寺既厭案牘之多而州郡復慮刑名之累所以不應奏而奏之律至今未除雖有疑似之獄輕重遷就往往臨時決遣無繇得被仁聖之澤其可憫之情可疑之罪不從輕貸甚非

好生之德臣頤陛下推廣寛恩刪除舊律不應奏而奏
者並不科罪使廷尉之官不以簡牘之繁為勞州郡之
吏不以請讞之責為慮天地大德洽於民心豈勝幸甚
刑部郎中鄭剛中奏看定引例劄子曰本部契勘刑部
令諸奏獄以格擬上格不該者取裁注謂情法不相當
而無格及雖有格而輕重不可比者以此見本部職在
檢例擬斷但緣自來獄案雖先付大理寺法官斷定刑
名有無可憫次到刑部審詳擬例然罪人情犯亦有與

斷例無一般親的者并所斷過刑名亦未必皆是情法相當灼然詳允之例久來拘於引例必欲牽强相合故增損出入不無差失令欲依臣僚奏請大辟罪人如情理別無可憫自合依法斷上其無情犯一般的例或情犯雖同而當來所斷刑名自有差失者更不泛引外有法寺雖不引可憫而情理不至巨蠹者亦乞從本部貼說上朝廷參酌寛貸庶幾殺人者死過誤者生上副朝廷詳審之意

剛中為殿中侍御史又上奏曰臣嘗觀古人稱斷獄無寃者謂不使有罪者誤陷於死爾非謂於法當死縱之使生而謂之無寃也廷尉天下之平謂死生各得其平爾不應偏倚一隅故釋有罪而可謂之平也聖人謂赦宥之澤如春風時雨出於造化者固吾所獨至於付在有司者惟當詳明謹恕一歸諸平而已彼不知此者遂謂解弛禁綱隳廢國憲取有罪當死者一切付之生全乃為平反曾不知已死者有恨則固可癘陰陽而干和

氣也邇來州郡疑獄類以情理可憫來上夫可憫之情謂被殺者無道殺之者有理聽其獄方惻然可憐乃欲寘之於法故有司列事狀以聞豈有閱案察情無一可念而猥謂情理有疑乎遠近相覯彼此視効獄吏知之教訟者知之犯法者知之具款自言未嘗不以遭罵為解一涉於此咸脫其罪詈人者死殺人者生世無復讎之法而孝子慈孫日抱戴天之恨豈不重可憐哉而大理寺約法上部刑部引例為證類多乖錯其事誠重也

問吏輕之之由則曰例嘗輕矣令其敢重其事誠輕也
問吏重之之由則曰例嘗重矣令其敢輕於固執不通
之中雜以情偽其害多矣嗚呼殺孝婦固足以致久旱
而亨洪羊亦足以得大雨殺不辜雖有大舜之戒而殺
人者死亦足以成漢高之治要當使有罪者死爾頒陛
下申戒有司益加詳謹務令生死兩平不致招積
劉行簡乞令縣丞兼治獄事疏曰臣竊惟治獄之官號
為難能責任專一俾得究心猶不能保其不為姦吏所

移而況任之不專者乎縣獄是也獄之初情實在於縣自縣而達之州雖有異同要之以縣獄所鞫為祖利害不輕今所謂縣令者且朝受牒訴暮夜省按牘牒訴之多或至數百少者不下數十案牘之繁堆几溢格其間名為强敏者隨事剖決不至滯淹已不可多得儻復責其餘力足辦獄事訊鞫得情吏不敢欺民不被害誠恐百人之中未必有一也郡之獄事則有兩院治獄之官若某當追若某當訊若某當被五木率具檢以禀郡守

曰可則行至縣則不然令既不暇專察佐官雖名通簽終以嫌疑不敢侵預其追呼訊鞫具名以禀悉出吏手故其事與州郡不同臣恭惟陛下躬好生之德視民如傷寛詔屢下未嘗不以哀矜庶獄為言如此利害較然明白而人莫敢以縣邑專置獄官為請者誠恐增員太多故也臣愚見以謂縣獄之事宜專委丞如州郡兩院之官日入治獄凡追呼枷訊等事丞先以禀令然後得行其餘悉如舊制則丞無侵預之嫌令有同心之助相

為可否其得必多借使為丞者未必皆能其事不猶愈於付之黠吏之手乎伏望聖慈特賜詳酌施行

行簡又議斷罪囚疏曰臣契勘州縣凡禁勘大辟公事除深僻幽隱處行刼或謀殺外其餘殺人自有一時知見之人自合一面研窮根勘務盡情實其間却有豪强有力之家殺人公事意在變易情節囑託官司或賂承勘胥吏多以知證通説未明為由以幸差官體究而所差官亦止是一到地頭呼集鄰社保甲訊問供析而已

然因此得變易情節出入人罪又況豪右之家所居鄉村宗族姻親佃客之屬常居其半宂轉為地符合供證致使失實臣除已行下所屬州縣約束應今後承勘大辟公事並責令當職官先將犯人根問一時知見之人追取照勘以驗因辭即不得輙差官體究外深恐州縣不切遵依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立法施行

直龍圖閣李光奏乞令大暑慮囚狀曰臣備數從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退食之暇閉閤靜思念無以仰禆聖

政之萬一方玆大暑清宮涼榭不免喘暍而囹圄之間囚人求死不獲其間疾患不肯責出獄吏守視不謹有非重病而致死亡者何所伸訴臣愚伏望聖慈惻然興哀特降詔旨令諸路提刑司限指揮到日遍行屬部躬詣獄司取索見禁罪人姓名其間有大情已具而小節未圓者量情結絕不得滋蔓淹延其見在獄罪人並令檢會條法洒掃牢房刷盪獄具內有荒僻縣分許令選差諸郡清强官案視庶幾炎酷之際不至横暴以仰副

陛下惻怛欽恤之誠

光又奏治火災狀曰臣近權刑部職事今月亡日準尚書省劄子備坐臣僚章䟽論臨安府回禄之警一月之内火凡數作焚爇之家通及千餘乞申嚴昨降指揮以淩遲處死治放火者仍乞下密院劄付沿流州軍密行捕捉等事三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臣之區區竊有可疑者臣聞堯以水為儆子湯以大旱為罪己未聞盡歸之於他人者自昔火災之變上應天道蓋熒惑

裒回斗牛之間久矣牛斗吴分也又南方之性察陛下宜思所以致火災之變朝政之闕失臣下之姦邪賦役之重民不聊生流亡者多百姓失業州縣之吏或倚法而恣贓貪囹圄之間或受賕而多枉濫有一於此皆足致災令議者曾不卹此方峻刑以治失火之家縁及官司舍屋皆付之極典夫姦細固所當治也而失火之家蓋有不幸者臣恐滛刑濫罰横及無辜非陛下遇災恐懼修省之意兼沿流州軍幾察姦細自有約束令乃使

之覺察放火之家則是硫黃𦶜燭千里而隨身矣臣愚

伏望聖慈止行下臨安府令督責在城兵官各認地分

如有違犯重寘典憲所有今來已得聖旨指揮臣未敢

行出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殿中侍御史張守乞疎決獄囚劄子曰臣伏以國家自

祖宗以來哀矜庶獄盛夏之月必御便殿疎決在京見

禁罪人以及三京行之積年未始或廢比自金人傲擾

去歲陛下即位於艱難之初不及舉行人雖不能無疑

猶以謂陛下龍飛已肆大霈或可暫罷至如近日暑氣漸隆因禁不少祖宗令典不宜廢閣雖云鑾輿暫駐淮甸而京師諸夏之本已降詔聚粮以圖還闕德澤所先宜不可後伏望聖慈揀會故事施行緣大理寺獄並在行在所有揚州亦乞權依四京施行

試中書舍人李彌遜上奏曰臣伏見州郡近年刑獄待報奏案例皆稽滯近及半年遠至踰年往往未下或緣刑寺稽違或道路不通遞中違滯所以至此其間多是

情輕奏裁合貸命之人緣坐獄日久疾病死亡深可憐
憫欲乞朝廷嚴立近限督責刑寺將四方案牘疾速結
絕別作號驗附急遞下諸州庶幾一空囹圄以廣好生
之德亦可收召和氣

右司郎中汪應辰論刑部理寺讞決當分職劄子曰臣
竊以舜為天子咎繇治士民之犯於有司者宜乎皆得
其情而無所疑罰之施於有罪者宜乎皆當於理而無
所失然咎繇稱舜則曰罪疑惟輕又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豈非幽枉之情欺偽之態雖聖人不能以盡察惟其慎之重之猶有所疑而不自以為無失此所以為舜之聖也國家累聖相授民之犯於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詳於聽斷之初罰之施於有罪者常恐未當於理故復加察於赦宥之際是以參酌古義並建官師上下相維内外相制所以防閑考覈者纖悉委曲無所不至也蓋在京之獄曰開封曰御史又置糾察司以紀其失斷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審刑院以決其

平鞫之與讞者各司其局初不相關是非可否有以相濟無偏聽獨任之失此臣所謂特致詳於聽斷之初也至於赦令之行其有罪者或叙復或内徙或縱釋之其非辜者則為之湔洗内則命侍從館閣之臣置司詳定而昔之鞫與讞者皆無預焉外之監梓漕利去朝廷逺則付之轉運鈐轄司而提點刑獄之官亦無預焉葢以獄訟之初既更其手茍非以持平彊恕為心則於有罪者或疾惡之太甚於非辜者或遂非而不改故分命他

官以盡至公此臣所謂復加察於赦宥之際也迨元豐中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治獄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獄一以斷刑刑部郎中四人分為左右左以詳覆右以敘雪雖同僚而異事猶不失祖宗所以分職之意本朝比之前世獄刑號為平者蓋其並建官師所以防閑考覆者有此具也恭惟陛下寛厚慈惠以祖宗之心為心其於庶獄丁寧告戒前後非一惟是中興以来百司庶府務從簡省大理少卿往往止於

一員則治獄斷刑皆出於一人則獄之有不得其情者誰復為之平反乎刑部郎官或二員或三員而闗掌職事初無分異然則罰之有不當於理者又將孰使之追改乎欲望陛下明詔執事刑部理寺之官雖未能盡復祖宗之舊亦當遵用元豐定制庶幾官各有守人各有見參而伍之反覆詳盡以稱陛下欽卹之意亦以為後世法

孝宗時朱熹召對延和上奏曰臣聞獄者民命之所繫

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自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稍圓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遴選州縣治獄之官令縣之獄委於令其選固已精矣而未必皆得人其弊未易革也若

州獄則令銓格凡選人任滿有舉主關陞者方注繁難
令錄其慮蓋已詳矣然注司理者乃不用此令而近制
唯進納癃老之人然後不得注擬此外則常調關陞雖
昏繆疾病之人皆得而為之甚至於流外補官若省部
胥史亦得而為之彼以薦舉關陞者固未必盡得才能
公正之人然比之昏繆疾病無善可稱與夫胥史之入
官者則有間矣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徼祿唯知自營
其於獄事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胥史之入官者又或

狃於故習與吏為徒販鬻走弄無所不至故州郡小大之獄往往多失其平怨讟咨嗟感傷和氣上為聖政之累莫此為甚臣愚欲望陛下明詔銓曹更定選格凡州郡兩獄官專注任滿有舉主關陞人或應格不足則次任任滿銓試中第二等以上人其常調關陞及省部胥吏並不得注擬見在任者非舉主關陞人即令守倅銓量如委昏繆疾病即保明聞奏特與祠禄其未到人候赴上日亦從守倅銓量方許放上若守倅徇私失實即

許監司劾奏罷免所有省部胥史雖已注官待次並令赴部别與擬授庶幾治獄之官其選少清各知任職仰副陛下欽恤之意

禮部員外郎范成大上奏曰臣聞獄重事也民之受冤不止於捶楚鍛鍊之苦而已其間貧乏之人無家供食干連守待易得淹延空腸枵腹以受捶楚加以雪霜疫癘非時侵之故罪不抵死而斃於囹圄者極多准令給囚之物許支錢准格在禁之囚許支米錢則許於贓罰

頭子運司等處隨宜撥支米雖立定升數而無顯然名色是致官司循習不問諸處縣獄尤無指擬長吏賢者至或巡門乞米以為一粥之資吏或不賢粥亦不可常得宜其瘐死者衆實奸㤗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檢照給囚之物既許支用係省窠名其糧米亦合一體乞令運司行下州縣量度每歲所須徑於苗米截撥有闕米處即以合支之錢依數收糴庶幾狴犴之中接濟飢苦稱罪受刑不夭生命

成大又上奏曰臣聞獄者君子之所盡心也求其生而
不可得故雖死而不怨殺者使其尚有可生之理而必
置之死地則冤矣國家列聖相授哀矜折獄諸大辟刑
名疑慮情理可憫者皆許奏裁死而復生十常六七堯
舜之德何以尚玆然而近年以来案牘或壅則不得以
時聞徹又不能如期行下及至指揮到州閭蒙貸宥而
在禁之囚等待淹延動閱時序往往死於桎梏之下久
矣不及沾被湛恩者甚衆當職官吏捧詔太息付之無

可奈何豈不甚傷天地父母好生之心恭惟宸慮必為惻然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申飭攸司凡奏讞之牘所經由處並嚴立近限尅期報應覺舉稽違速與行下庶幾有可宥之理者不置之必死之地嘉生叶氣薰為泰和實發政施仁之助

成大知處州又上奏曰臣聞獄者萬民之命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鍛鍊時何可盡察故其節目獨在聚録之際盖大情既定成案已結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讀示之

死生之分決此須刻可謂要會矣而獄吏憚於平反摘
紙疾讀離絶其文嘈囋其語故為不可曉解之音造次
而畢呼因書字茫然引去指日聽刑人命所干輕忽若
此遠方近甸習俗皆然傍觀寒心大傷政體臣竊檢照
聚録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讀無得隱漏令囚自通重
情以合其款詳此法意蓋不止於只讀成案而已欲望
聖慈深詔攸司痛革前弊臣之愚見謂當稽參自通重
情以合其款之文於聚録時委長吏點無干礙吏人先

附因口責狀一通覆視獄案果無差殊然後亦黜無干礙吏人依句宣讀務要詳明令因通曉庶幾伏辜者無憾負枉者獲伸足以稱陛下矜恤之心滋聖朝仁厚之福

司農卿兼尹京李椿上奏曰臣嘗攷易之言獄者凡五卦曰噬嗑曰賁曰豐曰旅曰中孚噬嗑之為卦離上而震下離者明也震者動也明在上而動在下動者未服之象大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故曰利用獄用獄者未

必用刑也賁之為卦艮上離下艮者止也離者明也止
在上而明在下大象曰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明體
在下而上止不動所以姑明庶政而不敢用片言以折
之也豐之為卦震上離下上動而下明豐之時大而多
故不可淹緩在下之事既明在上者動而必行可以折
獄用刑也故大象曰君子以折獄致刑旅之為卦離上
艮下在上者高而明在下者止其所艮之為義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亦有光明之道是上下皆明獄得其情刑

當其罪之時也聖人猶戒之大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中孚之為卦巽在上而兊在下巽入而兊説有孚信而無明體故大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蓋疑難之獄也獄之為字兩犬中言非謂偏辭也繫辭曰將叛者其辭慙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獄之事體不出乎五卦之時因之口欵不出於六辭之情有仲由之才得豐之時即可以片言折獄遇賁之時雖仲尼之聖亦有

所不敢況凡人乎語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不得已而用獄審其時而以六辭察之庶幾乎無冤濫也今之治獄者多不然或任其喜怒或私受囑託或付之獄吏或覾望風㫖鍛鍊以成獄者所在有之臣愚願陛下戒飭治獄之官各思聖人之戒盡其公心毋或苟且切戒覾望罪有出入必罰無赦庶有以上副陛下欽恤庶獄之意

光宗時淮東運副虞儔上奏曰臣竊惟州郡之獄所係

甚重刑名有出入之殊人命有死生之判流徙而下其事實繁茍推鞫之際一失其平則寃抑之民何所赴愬然則獄官所係顧不重哉夫知録司理州郡之獄官也推鞫之責彼實任之上官蓋有所不敢問焉非不敢問也慮其有所迎合且將鍛鍊之致輕重其手而高下其心也昔之賢者仕於此官固有與上官爭是非曲直者矣竊見近年以来吏部注擬多是特奏名人及吏職補授與夫老於選調庸繆無能之輩洎到任之後一切聽

之吏胥捶楚之下何所不至而新進之敏銳者例不屑就臣至愚極陋陛下以臣粗更民事分符于節六年之間徧歷三輔周旋兩淮所至每以獄官庸繆為苦雖小大之獄必躬必親然非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之意也臣愚欲望陛下特降睿旨令吏部今後諸州軍知錄司理並不許注恩科吏職癃老等人其任内有能明辨疑似之獄及圄中無瘐死之人於印紙逐一批書俾郡守保明申奏監司從實考察然後朝廷詳議推恩或與

之减舉主一員或舉員既足許在任改秩或任滿與陞擢差遣亦足以明激勵之方則新進之敏鋭者孰不願為此官庶幾推鞫之際不出於吏胥之手小大之獄得以不宽仰副陛下哀矜庶獄之意天下幸甚

理宗時往往讞不時報因多瘐死監察御史程元鳳上奏曰今罪無輕重悉皆送獄獄無大小悉皆稽留或以追索未齊而不問或以供欵未圓而不呈或以書擬未當而不判獄官視以為常而不顧其遲獄吏留以為利

而惟恐其速奏案申牘既下刑部遲延日月方送理寺

理寺看詳亦復如之寺回申部部回申省動涉歲月省

房又未遽為呈擬亦有呈擬而疏駮者疏駮歲月又復

如前展轉遲回有一二年未報下者可疑可矜法當奏

讞矜而全之乃反遲回有矜貸之報下而其人有斃於

獄者有犯者獲貸而干連病死不一者豈不重可念哉

請自今諸路奏獄即以所發月日申御史臺從臺臣究

省部法寺之慢帝從之

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髙斯得上奏曰臣聞帝王治天下之道無他曰仁而已矣夫天地以生物為心人君代天作子受天所付之民固當生而不傷使各全其性命終其天年然後為無負於上天之託然天下之大非一人所能獨治也必張官置吏以分理之薄海内外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受宅生之寄以為天子牧養小民者也成周之時自鄉大夫至於比閭族黨之長莫非仁人吉士民生其時餐和茹德漸膏之澤沐行

葺之仁安有武健酷嚴之吏得廁於其間哉三代有道之長實基於此秦漢以來郡縣之吏非有禮義科指化輯其民也獨設刑法以守之網密而姦不勝刑繁而民愈慢觀前志所載疾吏之風悲痛之辭徒使人於邑不已其夭閼人命蹶縮國脈如此為人君者可不鋤而去之哉然漢唐之間刑有世輕世重民未至甚病也乃若五季之時國亂刑峻殘賊之吏連軫而起尤可畏者至有太白經天民一仰觀輒捕而戮於市者他可知矣范

質生於其時親睹其弊復遇異人勸使救之以為酷吏究獄甚於大暑寒暑之威猶可避也酷吏之威其可避乎善乎路温舒之言曰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自古言酷吏情狀未有若此深切著明者范質感異人之言及至為相力以省刑為任令之刑統其所刪定寬嚴適中

本朝用之刑清民服國壽箕翼質有力焉陛下天資仁

恕視民如傷獄刑號為平矣然而日者京尹非人以視赤子辜榷其食剿絶其命乃至失入死罪慘具五刑匹婦之寃猶致三年之旱輦轂之下有此豈不上干天和召災産孽乎昔尹彦明有言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小夫俗吏固不足以語此此臣願陛下因弛其禁深詔有司毋輕民命有效尤者致之重辟無但免官庶幾少回忠厚之風以壽國脉宗社幸甚

金章宗時左諫議大夫賈鉉上書曰親民之官任情立

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聞者陰陽愆戾和氣未通未必不由此也頒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内庭勅斷亦依已定程式制可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天降命以興王王法天而立政定陰陽之消息明生殺之樞機事無大於斯焉道由之而立也兩儀肇判四象爰分天道莫大於生故春居歳首而王者法之以立禮部其次莫貴於長故夏

居春次而法之以立兵部又其次方及於殺故秋居夏
次而法之以立刑部至如法冬立工部法上立吏部法
下立户部上者天也下者地也地乃天中之積塊而其
實六者皆法乎天也京府司縣亦設六曹既以彌綸庶
政之夥繁又以式體一元之块圠也此皆正名之事自
周公之後名號世變而其理莫之能改方今名已正而
其實有未之盡者竊見方今大罪囚徒鞫訊既成司縣
具詞以申於路路覆鞫之以申達於上司上司遣理官

要察既審而後刑之慎之至也或有及立春之後所在行刑此亦似乎失天本意也夫罪人繫獄文卷未完未得即決或有至於十餘年而猶繫者其言下招伏事情昭灼又適遇理官出審而不停滞者萬無一二焉繫之已久及一旦決而不能待乎秋冬何前之太緩而後之太急哉方春之月勾芒御辰萬殊有榮滋舒暢之容而無枯瘁蕭條之理故王者順之於是乎掩骼埋胔禁止伐樹無覆巢無殺孩蟲胎夭飛鳥毋焚山林凡羅網之

類餧獸之藥毋出九門但當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命有司省囹圄毋四掠止獄訟可也以卉草鳥獸之微尚令被澤而況於人乎以獄訟四掠猶禁止而況於刑人乎乃所以盡生生之至道慎其始以存終也及乎商風振起少皥司天鷹乃祭鳥霜飛肅乂於是乎審斷戮罪乃所以順陰氣之嚴凝助陽律之不逮也如是則天道克常而王猷昭立矣昔丙吉不問横道死傷之人而問牛喘盖以事作乎顯者機達乎微者吉凶現於顯也且

春夏行刑則是春夏二時行秋冬之令災殃之效具見古書非臣所能盡言也頃者連年變異蔬穀不登或隕霜不殺草而桃李開華或地震日月食而動靜不一斯皆陰陽反覆而意或有以致之也此事草之甚易而所關甚大天下官吏莫肯啓一言者臣又不知其何也伏望陛下面稽天意載審刑章凡有罪當死以上命省部秋冬遣理官出而報之凡罪不至死及非常之事宜速決者不在此限外依上施行庶幾休徵溶至氣候相協

天人一致而表裏相通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矣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定磐石之鴻基莫如尊士闡彌天之大義要在輕財彼衡門陋巷之寒士欲希咫尺之功圖針芥之名者尚拳拳以行此而不之失也況乎秉籙握樞負超乎民物之上者可不務哉土苴之中芝草生焉鳥獸之內麟鳳出焉瑞昌時耀盛德非土苴鳥獸之所可辱也周有八議議賢議能故賢能雖父祖子弟之陷罪國家亦不連坐禁錮而棄之也猛虎不飲盜泉之

水鷙鳥不棲惡木之枝甘其渴忍其勞非苟且恬愉以失其操也上有常用下有常供故濫物雖萬億及秭之甚豐國家亦不掛念嗜利以收之也誠以用賢能則所利者極博而收濫物則所損者極大故也我聖朝推天地之深仁發雷霆之大號澤及九有保全羣下之生法約多端爰罷三族之令復先王久廢之舊章行前代所不能行之洪惠彼有罪而當之及無罪而視之者孰不感服而欽念之哉愚臣以為猶有未之盡者也竊見方

今陷大罪者除本人已就極刑之外其妻孥親屬有投諸遠方而不齒者有繫於場冶而應役者有役於右族而為臧獲者有配於士伍而就苦地者斯皆盡除惡務本之當然切恐有委沙遺金之餘恨也昔崇鯀之方命圮族王敦之狼顧天邑伯禹乃崇鯀之子茂弘乃王敦之弟虞舜殛鯀用伯禹以為司空而不疑晉元罪敦知茂弘之忠節而不問故能奠高山大川之地成九叙之歌以弼虞舜於無為之休懷淩霜貫日之誠願剪吞沙

之寇以致晉帝於中興之美蓋由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刑賞之施出於公也由此觀之籍沒之人不宜終身禁錮明矣又竊見方今或因贓濫或陷逆流例皆籍沒其財歸諸內府散於宗室須於外家臣伏以金璧之寶貨貝之資所以權輕重通有無而流布於四方以張王室之柄也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不可一日闕之聖人因其無實用而有大益故賤之賤之者何賤其取之而非義者也彼犯罪之家非刻剝於下民則蕪并於貧人

以得之令而釁彰孽露干我常刑是因利以賈害也若
上之人知利之無益而塵翳清潔亦獨何心哉且國家
不患無財貨之用右族不患有飢寒之窘豈賴夫籍沒
貪穢之財以周所用乎然令未免此事者亦因循而不
以為意故也伏望陛下留心細慮下令昭陳凡當籍沒
之家内子孫弟姪若有超然特異足學知政之人聽有
司公舉録德量才而用之不在禁錮之限若然則士知
國家之重賢咸自厲身奮志以希寸禄而程功效實矣

凡當籍沒之財貯於一所明立簿記待儲積之多散於無告之人可也若然則民化國家之廉仁咸自立操喻義以復本然而遷善移風矣此臣所以謂定磐石之鴻基莫如尊士闡彌天之大義要在輕財也

天麟又上策曰臣聞化者政事之本也刑者政事之末也民有賢愚有深淺淺者隨化而自遷於善深者非刑而無以制之聖王灼知此故既布化又立刑以治天下之民言其極理則雖有本末之殊論其設施則當並舉

而無先後之異也故守其化而不以刑則姦慝暴亂之徒恃强淩弱而上為姑息之小恵矣此舜誅四凶而天下咸服晉戮三罪而左氏美之盖所以備末也故專其刑而不以化則泰和洋溢之氣有所欝滞而上為法家之少恩矣此文王發政施仁而受命漢祖寛仁愛人以肇基盖所以務本也令國家本末並全化刑兩具旌義夫節婦孝子順孫之門以厚邦風舉茂材異等不求聞達之士以勵後進濟天民之無告以擴惻隠之心崇郡

縣之學校以敦教育之本也凡此皆化也内立刑部外設理問示羣下以告捕之賞儆百僚以風憲之官凡此皆刑也大綱已備小紀未完若夫王化之方已皆詳見於前篇矣其刑罰之事臣試申之伏見方今殊死者自有常制至於抵罪而不當死之流或有推惡惡之心循街鞭朴以儆乎衆未及還獄遂僵尸於路隅而人莫之敢稱其寃死者或有垂矜憫之念依法施行以全其生未及旬月復抵冒於嚴禁而官未有思絶其禍根者此

兩者臣以為胥失之矣夫既犯大罪而寘諸死地宜也非苛也夫一犯薄罪而亦寘諸死地苛也非宜也凡盜賊奸宄之類皆官吏未盡承流宣化之德以致之昔陳仲弓一閭人爾猶且化一梁上君子而闔境無盜況乎握郡縣之柄者乎既不反求諸已而思有以自責乃復絶頑民自新之路逞無過不測之威不亦不能新民之甚乎又國家之法未有薄罪當死之刑令而郡縣擅為威虐憲職聞之而不察省部視之而不禁豈不傷聖朝

之仁化哉夫罪有故犯者有誤犯者有重者有輕者常以馭故權以馭誤極以馭重薄以馭輕究而詳之莫非中也彼敗常之人其罪雖不及死然以有苟存犬馬之命幸免漏魚之網教之不知導之不移方其始犯之也聖人惻然而憫之小懲而誡之彼猶不悔及其再陷刑網聖人猶曰焉知其不復改邪仍前以治之及乎三陷刑網聖人乃曰此將終無所改矣非惟殘戕良民而抑且累澄清之化也故國家芟夷而不惜犯者雖死而無

辭矣今有屢犯刑章而方且坦然自得由然無恥縱情以陵無玷之人者豈不虧聖朝之威刑哉書曰狃於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言三犯雖細而亦不之宥也伏望陛下止郡縣之虐除怙終之源凡盜賊細罪一發覺及再發覺者邦有常條無得似前循街鞭朴致傷人命凡盜賊細罪三發覺者明據前後所犯而誅絶之凡所犯雖多而發覺未及三者不在誅絶之限蓋須既懲又懲然後以為真不能改而施之以極刑也凡奸宄之罪

未及死者同如是則官吏無擅殺之權而大化可行犯者知將來之不免而有以自新國家除不悛之愚昧而刑罰少措矣

世祖駐蹕齊納爾台之地吏部尚書耶律希亮至奏對畢董文用問大都近事希亮曰囹圄多囚耳世祖方𢿱枕而卧忽寤問其故希亮奏曰近奉旨漢人盜鈔六文者殺以是囚多帝驚問孰傳此語省臣曰此旨實托爾齊所傳托爾齊曰陛下在南坡以語蒙古兒童帝曰前

言戲耳曷嘗著為令式乃罪托爾齊希亮因奏曰令既出矣必明其錯誤以安民心帝善其言即命希亮至大都諭旨

順帝時蘇天爵上奏曰洪惟聖朝奄有中夏深仁厚澤普洽於黎元明罰祥刑務存乎寛大然自近歲伊始有司或不得人以致刑獄滋章重使生靈彫弊無辜者牽連受刑有罪者僥倖獲免舞文弄法恣快于姦貪肆虐逞威尤便于皂隷始則因事以織羅次則受財以脫放

及聞審囚官將至却稱被罪人在逃縱欲陳告其取受却緣本宗事未絶設計害民無所不至其有結案之因當使明正其罪令縣未嘗申解于州州未嘗申解于路或畏刑名之錯或因結解之難不問罪之重輕盡皆死于囹圄斷遣者既未曾有平反者蓋所絶無夫廟堂宰輔惟恐一夫失所而州縣官吏輙敢恣意殺人感傷天地之和蓋亦莫重于此近因欽奉詔書廵行畿甸詢民疾苦踈滌寃滞念國家治安既久本欲生全其民令中

外一歲之中死者不知其幾其在江南猶稍知懼結案幸達于中書判送悉歸于刑部議擬方在吏手囚徒已死獄中且重罪飛申先使知事之元發有司月報又欲考事之施行令皆視為虛文一切置之不問夫朝廷作法如此郡縣慢令可知京畿積弊如此天下之事可知故憤怨蘊于人心災異形于天變水旱大損于禾稼生靈日入于貧窮聞者可以傷心見者當為痛哭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今海宇承平百年正當申明

刑政感格和平而乃因循苟且隳廢如此欲望禎祥駢臻黎民安乂蓋亦難矣宜從都省明白聞奏今後内外輕重罪囚其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申解所司或斷訖笞杖等罪或審復結案待報某事一起自某年月日到禁某年月日因患某病某醫用何藥餌竟因某病身故年終通行開寫略節情犯縁由次年三月以裏申達省部選委刑部文資正官一員妨職子細披詳如有淹滯刑獄決遣不當妄申急證死損數多皆當

驗事重輕依例治罪庶幾朝廷明其政刑天下知所警畏有司不敢生事擾民罪囚不至冤濫死損

天爵又上奏曰蓋聞刑者輔治之具非恃刑以為治者也欽惟國家列聖臨御其用刑也本之以寛仁施之以忠厚内則論議付之刑曹外則糾察責之風紀故治功表著德澤涵濡然法之所立或有所未周吏之奉行或有所未至當職猥以譾材竊食重禄粗有間見略具敷陳

一到選官員年六十五以上者先行銓注此國家優
恤臣僚宣力既久恐其年不逮恩德至渥也照得
各處推官專掌刑名夫案牘之冗全藉乎精神審
讞之詳悉資乎耳目案牘不差則吏無所欺推審
既詳則囚無寃抑令路府推官往往年老或視聽
不明或神思昏耄苟圖禄俸姑俟引年欲望刑政
肅清蓋亦難矣夫先行銓注固明時之厚恩而刑
罰不中亦聖人之明訓今後各處推官有闕當選

吏通儒術儒習吏事材力明敏別無過舉方許為之其年六十五以上者銓注別職如此則庶幾刑罰得中官無曠職矣

一民之犯罪具有常刑苟肆攘奪理宜禁治切見各處人民或稱窩藏盜賊或言收寄贓物或因偽鈔攀援或為私鹽致訟凡一切刑獄等事有司公吏巡捕人等往往因其捕獲乘隙肆為搶奪所犯罪有輕重家貲為之一空甚至取其贓杖其家因為

得罪蓋亦不敢告陳有司亦不受理江淮之南此風尤甚照得舊例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為獄官酷已者聽之夫在獄被酷猶許陳告況民之罪狀未明一家已被其虐不亦甚可恤乎今後有犯此者許其家人明立證佐具狀陳告合無比依搶奪民財估贓定論官吏失於約束亦合量情究治如或挾讎妄告抵罪反坐如此庶幾愚民不至甚受其害而廵捕之人亦知有所警畏矣

一中書省奏准節該除人命重事外偷大頭疋等一切罪犯贓仗完備不須候五府官審理令拘該衙門依例歸結夫民之犯刑或不得巳累朝欽恤具有憲章向者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本為罪囚在禁淹滯令次奏准偷大頭疋等罪許令拘該衙門歸結則是人命重事直待三年五府官處决誠恐獄囚繁夥愈見淹延照得立御史臺條畫一款所在重刑每上下半年親行參照文案察之以情當面

審問若無異詞行移本路總管府結案申部待報其有翻異及别有疑似者即行推鞫若闗人衆卒難歸結者移委附近不干礙官司再行磨問實情若更有可疑亦聽復行推問無致寃枉若有寃滯随即改正疎放欽此令後内外重囚擬合照依舊例令廉訪司審録果無寃抑移牒總管府結案申覆詳斷其三年一次遣官審理既不得人徒增繁擾並合住罷如此庶幾獄無淹滞刑政肅清矣

一伏覩至元二年宣諭聖旨節文內外有司官不為用心捕捉盜賊縱有拏獲賊徒取訖招伏贓仗明白指以小節不完不行歸斷今後但有捉獲强盜偽造寳鈔賊徒半年之內依例結案偷大頭疋三箇月內須要結案合該杖罪依例斷決違者在內監察御史在外廉訪司官驗事輕重究治謹按易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言獄者不得已而設民有罪而入不可留滯淹久也今各處在禁

重囚或為賊盜寄贓仗于別所或印偽鈔藏板具于他鄉或指為首同伴在某處居止或稱家屬證佐在某家隱藏果有堪信顯迹事發官司即須移文勾取不得因時妄指平民彼處官司倚恃不相統攝往往不即追捕以致賊徒在逃又令毀棄贓仗遷延歲月虛調文移蓋因官吏舞弄作弊萬端以致刑獄淹延不能杜絶江南州郡此弊尤甚今後如有承受各處公文即當劃時追捕若令賊徒

展轉在逃贓仗亦不到官合無比依不即捕盜等
例定立罪名如此庶幾事得結絶吏知畏懼而州
郡亦無留獄矣
一法制之立既有成規奸偽之滋理宜嚴禁照得舊
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者
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折跌支體及
破骨者五十日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
及雖在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參詳此

法古今遵守別難更易令江淮以南或辜限已滿其被毆者身死有司往往比依元貞元年孟福被死事例加等科斷若皆如此遵行是辜限為不可用破已成之法開姦弊之門誠恐刑獄日滋深為未便照得孟福事例通制既已不載有司似難奉行令後鬬毆傷人者止合依辜限之制或在限外雖無他故死者合無止依本毆治罪其孟福例擬合遍行禁止如此庶幾奸偽不滋法制歸一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十七